

“货拉拉事件”让我看到了系统对人性的异化

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静伟

哲学教授刘擎在《奇葩说》中谈到了哈贝马斯“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”，指出如果把一些独属于人类情感和价值的东西，一旦放到了量化化里面，就是系统里面，它会变得有效率，但是它完全错失了人和人之间的复杂性互动。而在“货拉拉事件”中，则让我们更多看到了系统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异化。两个原本陌生的人，因为系统中的一单生意而产生了交集，基于各自价值观及对于规则的不同理解，又出于对彼此的不理解乃至误解，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，一个本该有美好前程的女孩，命丧花季；一个正是养家糊口顶梁柱的男人，身陷囹圄。细思细想，可悲可叹。

他们原本都不是什么坏人，都是在生活中努力打拼的打工者，但却在这个系统里，成了敌人，不但困在系统中，而且困兽犹斗。

发现没有，当人们一旦被卷入系统，心态和关系都会发生微妙变化。如果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，即使是买卖或雇佣关系里，一个中年男子看见年轻女孩上上下下搬那么多东西，也可能主动搭把手帮着搬，而女孩看到别人为自己这么辛苦，即使不说多给点钱或拿瓶水，至少也会道声辛苦，说些好话。但当功利成为系统的唯一逻辑，一切利益都变得可计算，所有环节都被标准量化，系统中那些原本活生生的人，便成了不同的利益体，一心想着的，就是如何在规则和潜规则之内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

我并不认同一些公众号文章将双方说成社会底层的说法，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，其收入都

并不算低。女孩在长沙工作的月薪据说是两万，而货拉拉司机周某据说“收入还好，但不稳定”，应该也不至于说有多困难。两个人之间，更多的还是利益和情绪交织的“暗战”。在女孩看来，不管自己要搬多少趟，反正没有超过40分钟，你不能收我的超时费；而在司机心里，本来你这单生意就没什么钱，你来回搬了15趟都不找我，还卡点让我足足等了36分钟，不但没赚到卸车服务这些费用，还会影响我挣下一单的钱，当然心里会不舒服。女孩认为自己是善用规则，司机会觉得女孩不近人情，而这背后，是双方把这单活的每一个环节，都分解成了对利益的计算，谁都不想让对方占到便宜，谁又都觉得自己理直气壮。

正如有人所说：“被系统殖民的生活，说到底其实是种功利的生活，是一种用当下的、即时的投入产出比来计算价值的生活，是一种忽略心理体验、拒绝延迟满足的生活。”而当系统的工具理性、利益计算在人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，更是很容易导致人性和人情的异化，让身处其中的人们，往往忽略了对他人利益和情感的关照和体谅，用刘擎教授的话说，就是“压倒、淹没了价值理性”。

而且，系统中的甲方和乙方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到一条猜疑链中。就像“货拉拉事件”中，女孩会猜疑司机在想方设法赚自己的钱，会猜疑司机故意绕道，会猜疑司机恶意报复；而司机也会猜疑女孩故意拖延时间或者就是为了省钱不顾自己感受，会猜疑女孩事后会投诉……在系统和人心的暗黑丛

林中，可能就会要么选择主动出击，要么选择狼狈逃离。

他们都是在系统中计算到了自己的每一寸利益，但谁都没有想到，人心不可计算，命运不可计算。因为彼此不能共情，不能理解，所以都成了对方人生中的“地狱”。

我想，同样是哈贝马斯提出的“交往理性”，或许是这一难题的解药。通过“可理解、真实、正当和真诚”的言谈，“平等地、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”，把自己和对方都当成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人，而不是在系统中彼此倾轧、互相剥夺的工具人，或许这一件本来就不算多大的事情，就会消弭于无形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当一个初涉世事、未谙人情世故的年轻女孩，遇上一个忙碌生活、文化和素质可能并不是很高的司机，这一切，可能就都从无从谈起。唉！他人即地狱，认知即命运啊。

我们并不能否定系统的高效，我们的未来恐怕更摆脱不掉系统的“铁笼”，但是作为由人打造出来的系统，需要理性的打磨，更需要人性的润滑，要把人当人，当成生活的最高目的。而“在人间”的我们，更是要把彼此当成有血有肉的人，看到对方背后的不易和悲欢，而不是简单冰冷生硬地互为甲方乙方、雇用或者赚钱的对象，很多事情、很多命运，或许就会有不同的走向。这样的人间，才有温度，才让人觉得值得。而一个真正值得的人间，更不值得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，闹得鸡飞狗跳，两败俱伤，悔之晚矣。画家老树的那句诗怎么说来着：“得失一念耳，你争什么争？”

SHENGMINGRIJI

老文青的生命日记⁸³



找回自己原本的样子

王伟宏

昨天，看到网友简约的视频，有了不小的感触。视频中，简约一边用缝纫机做活计，一边唱着舒缓悠扬的《又见炊烟》。她表情专注，非常投入，不是投入地唱歌，而是投入地做着手上的活计，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一眼镜头。

背景是商场的服装展示区，缝纫机的声音和画外人的交谈声，伴随着她柔婉的歌声，格外因适、安逸。我在评论区留言道：这个(视频)太好了。自然而然，不做态，不表现，不为唱而唱。这是生活，是生活本身。跟着，我又留言：还有画外人的聊天声，更是一种生活实景的还原。

还原，我莫名其妙地用了这个词。人家不是还原，人家

就是生活的原版，或许是手机上太多塑料花一样没有真实感的视频干扰的吧。

还原这个词一下子唤醒了我一直没能唤醒的一个模糊定式，这个定式应该是“找到原本该有的样子，一切都会顺畅起来”。

小时候折玩具，折完装不上，就是因为找不到原来的样子了，忘记了原来的样子，就无法各归其位，于是玩具就无法还原。

最近，想通了好多事情，似乎都跟“原貌”这个词有关。一直没想通的一个商业项目，前些天闲聊时发现回到目标人群的生活本身，就可以放弃一切模式，放弃一切创意了。老老实实地找到原本的样子，一下子就知道该做什么，该怎么做了。

两年多没想通的诗剧结构，在直播中读自己的文章时，突然找到了诗剧《葬礼》原本该有的样子。一直没想清的人物设计，也找到了诗剧中原本就该如何角色，每个角色原本就该是什么样的姿态。

这两年，在癌症治疗之余，和朋友聊了很多商业项目。这次激活了这个定式，思考的方向变了，不再去比较各个项目的差异，而是向内寻找自己原本的样子，找到自己原本的样子，瞬间就明确了自己该如何选择。

新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小小，她面临一些问题，需要做出选择。在和地交流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唤醒这个定式。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，找到她原本的样子，就会清晰地看到该如何选择，如何决定了。

不知道自己原本的样子，就不知道真正的位置。我们不是玩具上的零件，原来在哪里就回到哪里。我们的位置是变的，我们在成长，也可能在落伍，我们需要盯紧自己，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才知道自己的位置又变到了哪里。

找不到自己该去的位子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乱的，生活会乱作一团，事业会乱作一团，甚至连身体都会一团糟。脑梗后，有一天刘禹来看我，我说上午我切菜、洗碗的时候，左手笨拙的样子，如果做脑梗题材的纪录片，特别有戏。但是当时没录，过后让我重新做一遍，就会不真实，有表演的痕迹。刘禹说，对呀，纪录片本质上就是记录。所以纪录片只有遇到或没遇到，拍到或没拍

到。遇到的是什么，拍到的就是什么，如果为了效果，设计些情境，往往都是违背其反。现在想一想，其实刘禹说的也是要拍原本的样子。

想一想，似乎我们能够遇到的事情莫不如此，拍一个视频如此，写一部诗剧如此，选择一个商业项目如此，生活中的一个决定如此……

刚才查看给简约评论区的留言，又打开了那段视频，《又见炊烟》被她唱得特别好听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这个视频没有人为的设计，没有创意，甚至没有表现，只是录下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断，一个原本的样子。

用心的人，总会遇到别人容易忽略的机缘，这或许就是我这两年的原貌。也是我得以成长，得以康复的最大缘由吧。

沁园茶庄普洱茶

疫情不挡茶香，春季来临，茶来袭。沁园茶庄疫情期间推出几款特惠古树茶：

普洱生茶：邦藏纯料古树茶、临沧南迫古树茶、易武正山老树茶饼、老班章普洱茶、布朗山纯料饼、乔木青饼、大雪山生饼、千家寨古树茶。

普洱熟茶：班章金毫、南糯山七子饼、宫廷贡饼、景迈老树茶、07宫廷散、勐海大叶散、糯香小沱。

联系电话：13204518939 广告勿扰

生活报

余华教中高考作文靠谱吗？

贝小戎

孟大明白发了一张图，作家余华上台讲“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”，她说这表明“文学已死”。作家教人写作很正常，就好比厨师教别人做菜、演员教别人演戏。但一般作家都是在大学里教创意写作，像王安忆在复旦，孙甘露在华东师大，张悦然在人民大学，三毛、冯内古特都教写作。老舍、叶圣陶、张中行都有关于写作课的著作。

一位语文老师讲，余华教作文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其实作家不一定教得好考试的作文，我读书时，一位教授替他儿子写了一篇文章，老师给判了不合格，他还要去找人理论。

作文这件事，作家也没什么秘诀，不是凭几个秘诀就能成功的。张中行先生说：“连续两次，有年轻人来问准备高考的事，说旁的几门课温习得差不多了，只是不知道语文怎么样才能考好。我说，语文能力的提高要靠多读多写，长期积累，不能速战速决。我这样答，等于说没办法，很抱歉，但这是实情，也只好这样说。”

国外的创意写作班“教”出了不少优秀作家，但他们的老师主要起到鼓励、引领的作用。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·詹姆斯在《文化失忆》中说：“创意写作课程除了补充阅读材料之外还能

教点什么，的确让人生疑。”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辅导过他女儿的写作，他女儿也的确成了一名作家，但菲茨杰拉德无法把自己的写作天赋传递给女儿。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写过十多封信。“那个青年诗人后来成了一个乏味的老商人，唯一的杰作是配平到无可挑剔的账簿。”菲茨杰拉德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：“优美的风格不可能产生，除非你每年从五六位一流作家那里吸收养分。”菲茨杰拉德在一系列信件中提及的作家给他女儿提供了一个书单，包括亨利·詹姆斯、屠格涅夫、德莱塞、巴尔扎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易卜生、福楼拜、托尔斯·曼等。新秀必须从众多名家那里吸收精华，如果你只受一个人的影响，那一定会有痕迹，而吸收养分的核心在于不留痕迹。

按照菲茨杰拉德的建议，形成自己的风格靠大量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作品，包括他本人。老舍在《写与读》一文中也说：“要写作，便须读书。读书与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……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《神曲》。我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、韵文的与散文的，都读了一过儿，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。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，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。”

再有天赋的作家也不是横空出世



哈尔滨车辆厂旧址

绘画：丁毅

这栋红砖结构的建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曾是哈尔滨车辆厂的一个车间厂房。



情绪自由

李歪歪

新一季《奇葩说》结束了，决赛的最后一个是辩题老心理学了：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吗？

获胜的一方说：是的。看到那么多观众按下红色按钮选择正方，我在想，除了辩手的表达，影响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是什么？很可能是真实的生活里，有很多“不开心”。

而当不开心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认为这是有问题的，甚至是不正常的，需要马上解决，“回归正常”。解决的方式，就是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。但今天，想给“不开心”正个名：不论开心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都不意味着“不开心”是有问题的。

开心当然好，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把“不开心”放到它的对立面。告诉自己“做人一定要开心”，就一定能够开心吗？

傅首尔的回答是肯定的。这种肯定，是让我们在日常把开心让位于其他价值排序的大环境中，重新找回对内心感受的珍视。这个时

候，告诉自己“做人一定要开心”是有用的。

但最终能获得开心，并不意味着这个追求开心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当我们一味地把开心当成最重要的事，很可能会让你进入另一个“追求开心的陷阱”。

很多心理学研究都表明，在开心的这个问题上，“付出和收获成正比”是不成立的。追求开心的意愿太强烈，反而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。

心理学家芭拉·弗雷德里克森做过一个实验，给两组实验对象看让人愉悦的电影片段。一组人被提前告知“你会更幸福的”；另一组则什么也不说。结果显示，被提前告知“会更幸福”的人，情绪反而变糟糕了。“追求幸福”就像狗子追自己的尾巴，越想要越要不到。

相比于开心，不开心或者不那么开心才是人生的常态。你不开心，不是因为你好不好，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人。不开心不一定是正常的，还是有用的。它是大脑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

展的一套生存本能。比如恐惧这种情绪，就能帮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，及时识别出危险，迅速做出反应。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，正是有了这些情绪，人类才能繁衍至今。

除了担任我们的“报警器”，近几年的研究说明，很多“不开心”的情绪还可能额外的好处，比如，愤怒能提高你的创造力，消极情绪会让你用更公平的方式对待别人。心理学专家马蒂斯·巴斯在2009年的一项实验中发现，愤怒的人在情绪触发的早期，创造力会到达顶峰。

这是因为愤怒会让人觉得自己被逼到了绝境，这会让身体各部分都做好准备迅速调动资源，找到突破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想，大家在按下“做人一定要开心”那个选项时，真正渴望的也许不是百分百的开心，而是情绪的自由。这意味着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担心自己是不是值得，不开心的时候，也不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常。



牛绍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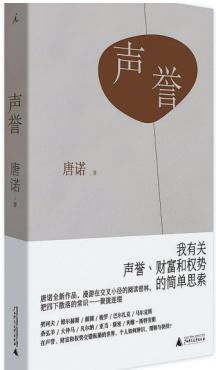
好多东西消失了
那场大雪 那个路灯 那瓶酒
好多东西破坏回忆
那双变旧的新鞋
那个冬至 那家连锁火锅店
那位新同学长得像故人

那盆快死的栀子还是没开过花
那几叶暖气片冷得如同那个春天

不过是出了趟远门
不过是一个来回的
颠簸的火车
我没有衣锦还乡
还落下了贵重的行李

我以为回到了熟悉的家
却发现那个旧奶箱
换了把新锁

慢书吧



声誉

著者：唐诺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1年3月

声誉只是一根绳子，它本身也许毫无价值，但它系着很多有价值的人和东西。唐诺全新作品《声誉》，这一趟有关声誉、财富和权势的简单思索，真正关怀的是声誉如今的模样和处境而已——由财富统治的世界和由权势统治的世界，哪一个声誉比较困难的当下处境？

这是本小册子，把自己限制在一般常识层面上，用常识性材料工作。这回引述的书，像《瓦尔登湖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高老头》《环游世界八十天》等一般读者尽可能有印象的书。唐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，努力把一个个四下散落的常识试着聚拢、串联起来，填补其间的空白，尽可能夯打结实，并希望它们各自“回到”自己较恰当的位置上。

本报所摘部分稿件，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，请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寄奉稿酬。投稿邮箱：1736305488@qq.com